为什么反对妇女在教会中事奉的论点不合圣经

本•威瑟林顿三世（Ben Witherington III） · 德文译者 Hans-Jörg Ronsdorf · 2021年4月 · 2026年10月修订

本·威瑟林顿三世是阿斯伯里神学院（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肯塔基州威尔莫尔）博士研究项目新约 Amos 教授（Amos Professor of New Testament for Doctoral Studies），也是联合卫理公会（United Methodist Church）按立的牧师。

认识我的人大多知道，我的博士论文是在英国杜伦大学（University of Durham）师从巴雷特（C.K. Barrett）完成的，研究的是新约中的妇女。我最早出版的三本学术著作正是关于这个主题。三十多年前我之所以这样做，原因之一是当时关于妇女事奉问题的激烈争论，尤其是关于妇女作为讲台上的女传道人和作为主任牧师的问题。且不说圣经中根本没有“主任牧师”或“传道人”这样的类别，新约一再被用来为压制妇女事奉辩护——而且，正如我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学习所发现的，这样做并没有圣经依据。当然，同样真诚的基督徒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分歧应当建立在对圣经经文扎实的释经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情绪、修辞、单纯的教会规章、可疑的释经学之类的东西上。

因此，在这篇文章中，我将逐一讨论反对妇女担任属灵事奉/职分的常见异议。其中有些异议来自高派教会传统，有些更多来自“低派教会”（low-church）传统，有些是天主教或东正教的，有些是新教的，但我们会从它们当中选取一部分来讨论，并不试图面面俱到或令人生厌。

1) 妇女不能做女祭司，因为只有男人才能做献上弥撒祭等的祭司。

这个论点的根本问题在于，新约非常清楚地表明，新约中的使徒、先知、教师、传福音的、长老、执事都“不是祭司”。新约中不需要一个单独的祭司体系，因为基督的献祭已经使旧约中由祭司、圣殿和献祭构成的整个祭司制度过时了。我们在新约中听到的祭司职分只有：

1. 所有信徒皆祭司，这当然也包括妇女，以及
2. 基督在天上的大祭司职分（见希伯来书）。

在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一种从旧约转移过来、或在新约时代设立的新祭司职分。事实上，新约中关于献祭和圣殿的全部语言都被属灵化了，用来指我们向神献上自己或献上赞美；而圣殿在新约多处经文中（参看哥林多前书第3—6章）被描述为信徒的身体，或者是基督和圣灵所居住的整个基督群体。这里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释经学问题。在某个时候，大约在教会于君士坦丁（Konstantin）治下成为合法宗教的时候，旧约式的释经学占了上风——这种释经学把教堂看作圣殿，把圣餐看作献祭，把教会职分人员看作祭司，把主日看作安息日，等等。这对新约的新颖之处及其各个方面和特征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最终的结果是把妇女排斥在各种职分之外，**而且其理由是新约的作者们会断然拒绝的。**

2) 妇女不能做牧师，因为那样她们就会成为男人的头，包括成为自己丈夫的头——这是绝对不行的，并且违背了新约中的家庭规章（家规）。

这个论点往往很复杂，而其核心是严重混淆了新约关于肉身家庭和家中秩序所说的话，与关于信仰之家——无论在哪里聚会——中的秩序所说的话。诚然，例如歌罗西书第3—4章、以弗所书第5—6章以及彼得前书中的其他经文，确实谈到肉身家庭的结构。正如我详细论证过的，父权制家庭是新约世界中既有的现实；而当人们比较新约之内和新约之外所写的内容时，就会发现，**保罗和其他人努力使既有的结构朝着更符合基督教的方向转变。例如，保罗必须从听众所在的地方开始，然后说服他们改变。**您可以在腓利门书、歌罗西书和以弗所书中看到这个过程在发挥作用。例如，虽然这些经文中确实使用了“头”和“顺服”的语言，但论证的方向却是：

1. 给家主施加越来越严格的规定，以限制他的权力，以及他对待妻子、儿女和奴仆的方式；
2. 让家主意识到，妇女、儿女和奴仆其实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人，而不是牲畜或财产。

这一点在腓利门书中尤其明显：保罗要求腓利门释放阿尼西母，理由是他“不再是奴仆，而是在基督里的弟兄”。**保罗致力于把福音的面酵放进已经存在的关系中，使之改变。**丈夫和妻子的角色也是类似的，见以弗所书 5:21 及以下。保罗呼召所有基督徒彼此顺服，其中一种形式是妻子顺服丈夫；然后，“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一劝勉就可以被看作它本来的样子——一种舍己的顺服与服侍。**顺服不再是专属某一性别的或单方面的**，因为保罗在这里提供的是一种在既有秩序之内致力于改变的伦理（参见我对歌罗西书、以弗所书和腓利门书的注释，Eerdmans 出版）。**此外，我们必须时刻记住，决定或应当决定教会中带领结构的，不是性别，而是恩赐以及圣灵的恩赐。信仰之家与肉身家庭并不相同，性别也不是其中角色的决定因素。性别当然会影响基督徒家庭中的某些角色，但在讨论教会的带领结构时，这一点无关紧要。**因此，即使在保罗的书信中也能找到女教师、女传福音者、女先知、女执事和女使徒的例子，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保罗不是一个有兴趣给既有的、堕落的父权秩序施洗并加以认可的人。**保罗在这类事情上的观点，有一个明显的标志可以从他关于洗礼所说的话中看出——洗礼是我们为新约所拥有的、不分性别的记号，这与旧约的记号不同；保罗还补充说，在基督里不分“男的女的”，正如不分犹太人或外邦人、为奴的或自主的一样。这其中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涉及男人和女人的问题上，约的记号的改变标志着约的性质的改变。

3) 妇女不能做基督教的女传道人，因为新约中的某些经文禁止这样做。

尤其对于非常保守的新教徒（福音派、“弟兄会”）来说，症结就在这里。人们认为哥林多前书 14:33b-36 和提摩太前书 2:8-15 禁止妇女在教会中教导和讲道。

我不打算讨论其中一些论点的虚伪之处，它们作出一些巧妙的区分，比如：“妇女在家里教导或带领查经是可以的，但在教会建筑里不行”（插一句最新消息：新约时代根本没有教会建筑，他们是在家里聚会的！），或者更糟糕的是：“妇女在有需要的宣教工场上教导和讲道是可以的，但在美国这里不行，因为这里没有这个需要。”这里的逻辑同样完全荒谬，在圣经中根本没有任何根据。

那么这些经文又怎么样呢?

哥林多前书 14:33b-36（前提是它原本就是这封书信的一部分——许多学者基于经文校勘的理由对此表示怀疑；我不同意这些怀疑者的看法）是一封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长信的一部分。保罗在纠正哥林多家庭教会中出现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由一些妇女——显然只是一些妻子——造成的，她们通过提问打断了说预言（先知性讲话）的时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已经说过，妇女在基督

徒的礼拜中可以祷告和说预言，只要她们蒙头，遮住她们的“荣耀”（即她们的头发），因为在礼拜中只应当显出神的荣耀；**而他在哥林多前书 14:33b-36 中并没有收回这个许可**。哥林多教会大部分由外邦人组成，他们把自己原有的关于预言的观念，以及关于接近一位先知或女先知时何为得体的观念，带进了教会。例如，附近的德尔斐（Delphi）神谕就是一位人们可以去求问的女先知。人们到她那里去问这样的问题：我该嫁给这个男人吗？我该买这块地吗？等等，而神谕会给出一个答案。所以，对一些哥林多人来说，很自然地会认为，当先知在他们的聚会中讲话时，他们有权向先知提问。保罗的回答是：不。“敬拜的时间不是问答时间，而且你们打断了先知。如果你们有问题，就在家里问你们的男人（很可能是丈夫）。这类问题有它的时间和场合，但基督徒的敬拜不是那个场合。”**保罗之所以在这件事上纠正妇女/妻子，当然不是因为她们是女人，而是因为在这件事上是她们造成了这个问题。**

关于这段经文，还有几点需要注意：经文没有说妇女要顺服**男人**。这里的要求是，这些妇女要安静、要顺服，正如律法也是这样说的。好吧，旧约哪里有一条命令要妇女安静并顺服男人呢？答案是：哪里都没有。摩西五经里根本没有，其他地方也没有。保罗所说的，是在神面前安静，聆听祂所默示的话——在这件事上，这些话来自先知和女先知！“惟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敬静默（并聆听）”……**并顺服神的教导。**

那么提摩太前书 2:8-15 又怎么样呢？这段经文有时被——错误地——看作妇女不可担任事奉职分的最终证据。但这同样忽视了经文的上下文和细微之处——而这恰恰是用个别经节来“证明”某事时的主要问题。保罗在这里指示提摩太如何对待他那些刚刚归信的人，很可能是在以弗所（参见我对教牧书信的注释：Letters and Homilies for Hellenized Christians，第一卷，IVP）。在提摩太前书 2:8-15 中显露出来的问题，显然与某些妇女有关：那些地位显赫、穿着华丽衣服、梳着讲究发型、并期望一开始就成为教会中所有人之教师的妇女。这又是一段纠正性的、处理问题的经文，这一点从一开头就可以看出：保罗先纠正那些发怨言的男人——他希望他们祷告，然后纠正这些地位显赫的妇女。男人和女人犯错时，保罗都一视同仁地加以纠正。关于他对妇女的纠正，需要谈一谈像以弗所这样的城市中地位显赫的妇女。我们知道，这样的妇女在希腊罗马世界的宗教节庆、神庙和敬拜仪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她们是女祭司、女先知、教师、医治者、永恒圣火的看守者等等。因此，这样的妇女在归信基督之后，期望在教会里也能做同样的事，就不足为奇了。问题在于：她们必须先得到正确的教导并学习，然后才能去教导别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这是我们所有人都应当遵循的好原则。我曾经有一个学生，他在神学院的一门课上很沮丧，因为他要学的东西太多，而其中很多他认为是不必要的。他来找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必须先学这些东西。我完全可以直接登上讲台，圣灵会赐给我当说的话。”我回答说：“是的，查理（Charlie），你可以这样做。只可惜你没有给圣灵更多可以使用的材料！”从本质上说，保罗对以弗所的这些妇女说的是同样的话：她们必须先学习，然后才能教导。

下面是关于提摩太前书 2:8-15 释经的一些细节。这里同样没有说妇女要顺服男人。希腊文已经足够清楚。这里用的是表示“安静”的词，而不是表示沉默的词，**而且这里再一次是说，她们要顺服提摩太和其他人带有权威的教导**。其次，正如菲利普·佩恩（Phil Payne）一再指出的，“我现在不许”这个希腊文动词，并不是一个表示这种不许无限延续的动词。它的意思就是它所说的：“我现在不许……”。

为什么不许呢？因为妇女必须先学习，然后才能教导。第三，既然我们面对的是一段纠正不当行为的经文，这段希腊文就应当这样翻译：“我目前不许妇女（在这里是指那些被提到编发、戴首饰、穿昂贵衣服的妇女）教导，也不许她们篡夺（被授权的）男人的权柄。”**这是对滥用一项特权的禁止，它并不排除日后允许她们恰当地使用传授基督教教导这项特权的可能性。**事实上，我们在教牧书信的其他地方也读到，较成熟的基督徒妇女在教导一些事情。动词 **authenteo** 在这里是一个罕见的动词，意思是行使权柄或篡夺权柄，它在新约中只在这里出现一次。这里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为什么不能脱离更大的上下文来研究圣经的语言——在这里，就是这个词在希腊文其他地方的用法这一上下文。在其他地方，这个动词在纠正性的语境中指滥用权力，即僭取别人所拥有的角色或职能。在这里也是如此。

最后，关于创造故事、关于夏娃故事的那个论点又怎么样呢？保罗假定他的听众中有一些人对这个故事非常熟悉。希伯来文的故事是这样的——只有亚当被告知有关分别善恶树的禁令，而他有责任正确地教导夏娃，因为在这条禁令被宣告时她并不在场。随着故事的发展，很明显夏娃没有得到正确的教导。她说不可摸那树的果子，而这并不是原来禁令的一部分。这里的“被引诱”是一个重要的词，保罗只在与夏娃和堕落相关时使用它。**一个没有得到正确教导的人很容易被引诱，并可能做出带来灾难的行为。夏娃的情况正是如此。她是可以摆在以弗所那些地位显赫的妇女面前的完美例子：她们必须先得到正确的教导，然后才能采取行动。**我还想提醒您，如果按字面读创世记的故事，亚当当时就在夏娃身边，他本可以而且本应该阻止她，但他没有这样做。夏娃摘了果子，而亚当作为当时负有权威的教导者却失了职。这无疑就是为什么在罗马书 5:12-21 中，堕落的责任被归于亚当。接着，保罗提出了另一条出路——“然而妇女必借着生产而得救”，或者也许意思是“妇女必在生产中得蒙保守”。保罗在这里绝对没有做的，是谈论妇女借着生育而得救！！！所以，我提出的两种解释都是可能的。我倾向于这样的解释：“生产”前面的定冠词指向一次特定的生产——马利亚生下耶稣。这样，马利亚就是逆转了的夏娃。她顺从天使的声音，她是主的使女，与夏娃截然相反。另一种可能是，保罗是说，压在妇女身上的咒诅（生产时的痛苦和危险），如果她们始终作忠心的基督徒并信靠主，就可以在基督里被逆转。

无论如何，这段经文都不是禁止所有妇女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讲道和教导。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禁令，而且毫无疑问，保罗今天也会对那些没有先好好学习就试图教导或宣讲神话语的妇女或男人说同样的话！！！

关于创世记的故事，还有一点。作者告诉我们，堕落的后果是父权制。这不是神对创造秩序原本的设计。经文告诉我们，原初的咒诅（而不是原初的祝福）的一部分将落在夏娃身上：“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就这样，爱与珍惜堕落成了欲求与辖制！！！这是罪对两性关系的影响，而不是与生俱来的性别特质或这种关系本身的品质。

还有一点，既然我们正在谈教牧书信中的这些经文。有时人们会听到这样的论证：提摩太前书假定长老都是忠于自己唯一妻子的男人，所以只有男人才能在教会中作长老。这种说法完全忘记了：无论在以弗所还是在克里特，保罗都是作为宣教士，向一个父权色彩浓厚的文化环境说话。他的原则是从人们已经所在的地方开始，而不是从他希望他们所在的地方开始。这就是说：他从这个文化中已有的男性领导开始，直到福音的面酵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从里面改变一切。所以，提摩太和提多在这些刚刚建立的教会里首先设立男人作领袖，是很自然的事。这并不意味着永远都必须如此。但

必须先用爱心去说服那些刚刚归信的人，让他们接受妇女担任这样的职分是可以的。然而可以看出，保罗已经开始朝这个方向推动：在罗马书 16:1-2 中，他提到一位名叫非比的女性领袖，她是哥林多教会的女执事。很可能在教牧书信讨论长老和执事的地方，也提到了女执事。正如我前面说过的：仅仅评判保罗说了什么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在其文化背景中阅读他的话，并且问：保罗把福音应用到当时的处境中时，想要在人际关系上带来怎样的改变？

正如我多年来所学到的……，教会中的问题不在于坚强而有恩赐的妇女。我们需要所有能得到的这样的妇女；如果没有她们，许多教会早就关门了。我清楚地记得与“巴布什卡”（Babuschkas）的相遇——就是莫斯科浸信会的那些祖母们，她们曾经站在门口，阻止了斯大林关闭这间教会，他的士兵无法闯进去关闭教会。感谢神，教会中有坚强而有恩赐的妇女。**不，教会中的问题不是坚强的妇女，而是软弱的男人。他们感到受到坚强妇女的威胁，于是用各种手段，包括可疑的释经，试图禁止她们在教会中发挥自己的恩赐和才能。**

如果您想在这方面了解更多，请阅读我的注释书，或我为平信徒写的简明版本：Women and the Genesis of Christian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年）。

言尽于此。

原文： “Why Arguments against Women in Ministry Aren’t Biblical”，博客 “The Bible and Culture”（Patheos），2015年6月2日。经本·威瑟林顿许可，由 Hans-Jörg Ronsdorf 德译，2021年4月20日。